

讓年輕觀眾重享電視樂趣

監製方駿釗故弄玄虛高手

方駿釗可以輕鬆辨認出電視城裡的民初街哪個位置屬於哪一部劇。

訪問TVB監製方駿釗，要請他擺出幾個稍為「威嚴」的姿態拍照，有點

難。「我本身不是一個威嚴的人，像我監製的幾部作品一樣，比較講情。」一向以「貼地」的人物作為題材的他，最近的一部作品則是以偵探推理為主的喜劇《福爾摩師奶》，他覺得這對自己來說是一種突破。「我自己很喜歡看偵探類型的戲劇，雖然成績未必如我熟悉的題材那樣手到拿來。我希望能夠吸引回一些年輕的觀眾，重新享受看電視的樂趣，即使是用其他的途徑去收看。」沒有太刻意的hard sell，也沒有失去的惋惜，方駿釗說着這話，像個四兩撥千斤的世外高人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攝：彭子文

隨着數部作品的熱播，方駿釗這個品牌式的名字逐漸被香港的電視觀眾記在了「好劇保障」的標籤中，成就感是有的，更多的便是歡欣，「能夠得到電視界的獎項是很難的事情，這與觀眾對電視劇本身的喜愛不可分割。」神情溫和，講話謙虛的方駿釗倒真的沒什麼「監製款」，但是一走進電視城裡的民初街，他便流露出一種回到家似的自然，可以輕鬆地辨認出哪個位置屬於哪一部劇，「大眾會認為監製這個職位屬於前期工作，但其實拍攝的時候我也會參與很多。」

情字打頭 溫馨「貼地」

香港人一定對這個場景一點也不陌生：一家大小或下了班或放了學，圍爐在飯桌旁等阿媽的一聲令下幫手開飯，阿爸紮紮站起端碗拿筷，阿哥旋即按開電視，全家人有說有笑地看起八點檔，討論歐陽震華到底帥不帥，米雪的角色有多好。

《福爾摩師奶》講香港開埠初期首位華人爵士夫人祖迪費查(中)破案的故事。



無線電視台監製方駿釗



《福爾摩師奶》雖是偵探劇，卻也帶着閤家觀賞的喜味。

流金歲月裡，電視作為家庭中少有的共同娛樂，是這樣溫馨地維繫住幸福的家庭時光。與許舊時光中的記憶總是特別的美，方駿釗是個深諳個中情意深淺的性情中人，「我過往製作的電視劇都是以『情』字為主的，因為我的個性比較偏向感性，創作必須要基於自己的興趣，我連股票都不買，要我做譬如商業題材的創作，我就比較沒有把握。」

盈尺之地的香港，在漫長的幾十年間，大大小小的電視劇題材已然用了個遍，方駿釗要的就是最基本的那些生活小事。他覺得用「貼地」這個詞去形容自己的作品很合適，「看電視的觀眾都是普羅大眾，創作的角色和題材當然需要『貼地』。」

與父母及弟弟在家中度過的「電視時光」，當然也是培養這種感性情懷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環，方駿釗對家人之間的情感非常有感觸：「父母的愛是最普世的感情，我覺得這是觀眾最深刻與最能產生共情的，譬如《降魔的》裡的親情就很能夠觸動觀眾的情感。我製作的作品大多是從情出發，第一部《幸福摩天輪》和之後的《單戀雙城》都是很簡單的情感，很細小的主題。」

新劇以「猜不到」為賣點

對一個電視監製來說，擁有怎樣的觀眾群是一個不可迴避的大問題，方駿釗說：「傳統的電視觀眾一定不會是太年

輕的族群，我們要留住這個群體的觀眾，所以不能夠輕易嘗試太新鮮的題材。」科技從無到有，新興事物的不斷出現削減了香港人消遣電視節目的興致與時間，尤其是年輕人幾乎都在網絡上觀看節目，方駿釗認為這無法強求，「能夠重回用電視『送飯』的日子比較難，因為這是社會的發展，是一種必然的趨勢。」

《福爾摩師奶》是其中一部方駿釗希望用以吸引年輕觀眾，使其重新享受看電視的樂趣的電視劇。這部新劇以「猜不到」為賣點，講香港開埠初期，首位華人爵士夫人祖迪費查因丈夫失勢兼失蹤，落難到品流複雜的油麻地並且接而破案的故事，雖是偵探劇，卻也帶着閤家觀賞的喜味，十分有新意。

「我是一個很會看演員的人」

「很多人看電視都是因為熟悉兩個字，比如熟悉的演員、節奏以及說話的方式等，這是大家骨子中流傳的習慣。」對於新演員的培养，方駿釗覺得為難，「新人需要前輩的帶領，現在的電視圈環境確實沒辦法負荷開一部新的劇，讓新人去任意發揮。」

有接近三十年的電視工作經驗，選演員他有一套，「演員與角色在氣質上的契合是很重要的，這是在對新演員試鏡的時候比較看重的。」由於自己「比較感性」，他對這一類型的角色很會把控，「如果一個角色很感性，我就會去考驗這個演員是否有能力去培養哭戲的情緒，並不一定真的要他哭出來。」

對於電視劇《降魔的》的選角，方駿釗頗有些自得，「在面試胡鴻鈞的時候，其實我沒有讓他演戲，和他聊天，覺得他的氣質很像石敢當，因為他有些文藝，又有點調皮，很適合這個角色。」他認為這個角色的選擇，「中了」。

近些年內地影視發展蓬勃，電視台也時常引進包括內地為主的不少外來電視劇，這是否導致了香港電視製作的數量銳減呢？方駿釗說：「內地的市場大很多，我們在堅守的就是自己所擁有的。」

我從遠方來 我到你的夢中去

夢想實踐師——郭慕賢

年齡是一把庸俗的度量尺，年少有為這種話，通常是大人們對無法彌補的過往歲月一種敷衍，「只要有夢幾時都可以追」，這套空洞洞的說辭漫山遍野，真要實踐起來，卻總是因為無從入手而蹉跎。從美國芝加哥大學修畢政治科學及視覺藝術學士學位課程，及哈佛大學教育碩士畢業的香港土生土長的郭慕賢(Mo Kwok)，正要告訴大家圓夢其實可以很「貼地」，並非遙不可及。

郭慕賢生於1993年，笑起來眼睛像月牙一樣彎起來，很容易讓人感受到她的活力。「做人如果無夢想，同條鹹魚有咩分別呀？」自小在香港長大，Mo Kwok愛看周星馳電影，除了將這句話掛在嘴邊，她甚至覺得自己很像《少林足球》中的那個「心中有一團火」的醬爆。

「Passion Project」

拿到哈佛大學的教育碩士學位後，回到香港走進石屎森林，找到一份非常不錯的「筍工」，成為這個城市中的其中一個齒輪，但是她不，她有一個夢想：幫大家找回追夢的心。Mo的圓夢創意空間開在上環其中一座建築的頂樓，寬闊的空間感讓人一洗城市的緊迫，陽光從180度的大塊玻璃窗照進來，心情已然舒暢。指的是她最近創辦 Lifelong

Labs，為3歲至99歲的兒童、學生、成年人提供創意學習課程，以跨世代及按個人需要制定不同形式學習來達成你的夢想。

「夢想這個詞語是比較空洞的，有時大家會覺得『發夢』並不是一件好事，但我覺得應該比較接近於『Passion Project』，是你有熱情去完成的事情。」夢想這個詞語雖然氾濫，但與之相關的一切總是很熱血，而熱情需要溫度，城市的忙碌與疲乏很容易將溫度晾涼，「香港還有多少人會去追夢呢？」Mo提出這個疑問，想讓她的這間圓夢空間來回答自己。

珍視天馬行空的童年

Aiden今年11歲，在英國的一間寄宿學校讀書，他有一個令人費解的愛好：食肉類禽鳥。Mo非常理解他，覺得棒極了，知道Aiden自小便看過數以幾十本與之相關的書籍，Mo想，為什麼不自己做一本書呢？九天的時間裡，Aiden與自己的母親在Mo的幫助與陪伴下，畫畫、攝影、撰寫文字以及編輯，一本精美的畫冊熱辣辣出爐。

他們將這本《Birds of Prey》義賣，所有的收入統統悉數捐贈給英國的擒獵鳥類保護中心。「當一個小朋友對一件事情這麼有熱忱的時候，我們都很不願意看到它消失。」

Mo一頁頁地翻開Aiden的這本作品，「他能夠很系統性地把自己的愛好展現出來，他自己有成就感的同時，他和母親的這段親子時光，也與吃飯、看電影等的相處品質完全不同。」

童年很短，有機會的話一定要天馬行空。很快，Aiden將揮別他的童年，但被如此珍視過，何嘗不是莫大的幸福。

簡單而純粹的夢想

小朋友有夢要追，許多大人心中也同樣還有一團火，「我不想看到香港這個地方整條街都是『鹹魚』。」Mo說。身在石屎森林中的香港人應該沉澱下來，回歸有夢想的初心，但是Mo覺得夢想與目標不同，「目標」這個字眼沒有了夢的「靈魂」。所以，她沒有辦法幫助你成為飛機師、買到一千呎的房子或是年薪百萬——這些並不是Mo心中的那些純純粹粹的「夢」。

「現在的人坐在辦公室太久，其實也要用一雙手去做些東西，比如很簡單地學編織。」Mo舉例說無論是簡單地學語言、學唱歌甚至學用手机拍電影，都可以用很豐富的形式來進行。「其實很簡單，就是有一件事，我想做，那麼這裡就是你的土壤，你來播種，然後收成。」

「我在哈佛的時候曾經參觀過一棟專門給退休人士提供的學習中心，他們的熱忱和快樂甚至比哈佛大學的學生要更



《Birds of Prey》



Lifelong Labs 創始人郭慕賢。

Aiden 與他的畫作。

多，我覺得能夠一直保持學習的狀態真的很棒。」Mo與身在香港的外公外婆感情深厚，她對老一輩的人群不能同享新一代的高科技、新玩意感到遺憾，希望憑着自己的小小力量，將這些對於年輕人來說信手拈來的能力——用手机拍片、製作網頁、Vlog、網上購物……紛紛共享給他們。

夢想，真的可以很簡單。

分享夢想 分享快樂

追夢的故事很多，大多都是隻身前往，但是Mo想讓追夢人在這條路上行走得不那麼孤單。



Mo最近創辦 Lifelong Labs 提供創意學習課程。



Mo的圓夢創意空間足夠寬闊，讓人一洗城市的緊迫。

「當你去讀一個學位，往往要寫一篇很長的論文，會消耗很多時間與心血，但是最後去看這篇論文的人可能不會超過十個。」她覺得一件努力的事情沒有人可以分享，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。「這裡年紀最大的一個學生已經78歲了，他每個星期一都會過來唱歌，後來開了迷你演唱會唱給很多人聽。」

將夢想實踐後的成果與人分享，Mo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，如同做了美食與人同享，彈出悠揚的樂曲滋養聽眾，亦正如您正在看的這篇文章。

除了到大家的夢中去幫忙完成夢想外，Mo也有自己的一些小夢想，比如跑過西區隧道過海。於是，前些日子她去參加了馬拉松，完成一個小夢的感覺怎麼樣？Mo說：「好爽。」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
圖片由受訪者提供